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二十四回 伏威計奪勝金姐 賢士教唆桑皮舫

詩曰： 遣興由來托手談，何期就裏起波瀾。
枰張坐隱陰陽局，思遠衝開虎豹關。
合浦明珠重出海，樂昌破鏡復還圓。
讒言構動蕭牆變，片舌能搖泰岳山。

話說杜伏威別了繆一麟，迤邐來到岐陽郡，背著行李，奔入城內，一路尋訪杜姓宗族。有土人指引到良市地方，尋著一座倒塌的臺門，上掛一個牌額，橫書冢宰之第，傍書左僕射杜良樞立。

原來杜悅的曾祖，曾為宋朝左僕射，故此稱為冢宰。杜伏威一向聞得杜悅說，祖上曾做官來，看此門風，是個舊家氣象，諒必是了。也不問人，一直走入廳上，只見廳內正中懸一大舊匾，上寫補袞堂三字。杜伏威叫一聲：「裏面有人麼？」少頃，一個蒼頭出來問道：「你是誰，到此尋何人的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我是杜僕射子孫，久出在外，今日特來歸宗，煩你通報。」那蒼頭見是自家宗族，即忙進去通報。不多時，一個長者走出來，頭戴折角幅巾，身穿沉香色紵絲道袍，生得容顏蒼古。杜伏威向前施禮，那長者慌忙答禮，問道：「足下何來，是那一房枝派？未曾會面，為何流落他鄉？」杜伏威道：「宗末名喚伏威，先祖名悅，綽號石將軍，自小離家出外，求取功名，曾在高丞相麾下為旗牌官。所生一子，是宗末的父親，雙名成治，出仕梁國，為都督總兵官。只因名韜利鎖，不得回鄉，不期中道而亡。宗末是遺腹之子，在他鄉異國，受盡苦楚。前歲得會先祖，不想先祖去秋染病棄世，分付要送骸骨回祖塋埋葬，故此不憚馳驅，千里送骸，特地尋訪而來。敢問長者，與先祖曾相識麼？」

那長者答道：「我向來聞先人說，有一位族叔諱悅，自小習學鎗棒，浪跡江湖，久無音耗。」即教家僮：「問媽媽取家譜出來，細細查看。」原來杜悅果是這長者的堂叔，杜成治是族兄。杜伏威卻未有名字，乃是姪輩，論起來還在五服之內。杜伏威即拜了叔叔，又進內拜見孀娘。那長者大喜，分付家僮辦酒飯相待，將骨瓶供養中間，長者焚香拜罷，然後就坐。飲酒之間，長者問伏威年庚，並一向蹤跡何處。杜伏威一一說了，便問道：「叔叔排行第幾，有幾位弟兄？」長者道：「愚叔排行第三，名諱應元，續弦孔氏，無子，因而又娶一妾。」說到「一妾」二字，就哽咽說不出。杜伏威問道：「叔叔為何不說了，如此發悲？」杜應元搖手道：「不要提起，慢慢地與賢姪說。」當日酒散，打點杜伏威在耳房安歇。杜伏威心下暗想：「三叔因甚談及妾字，便哽咽不言，必有緣故了。」一夜睡不著。

次早，杜應元分付家僮來福，伏侍杜伏威到各房族探望，拜認宗枝。杜伏威路上問來福道：「三爹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昨日說及娶妾二字，咽塞不言，莫非孀娘不容麼？還是因甚煩惱？你必知道。」來福笑道：「大叔不問，小人也不敢說。主母分賢德，並沒妒忌之心。家主不為別的煩惱，說將來連大叔也好笑哩。」杜伏威道：「為甚好笑？你且說來。」來福道：「家主平日在家無事，和一班兒朋友們閑耍，或是圍碁雙陸，或是飲酒笑談。家主的圍碁甚高，本地能對敵者甚少。與人賭賽，有九勝。前歲娶一位姨娘，名喚勝金姐，甚是袅娜，又且勤謹，家主極是得意的。目下遇了一個晦氣星，是巷口桑參將的公子桑嘉，諱號叫做皮舫。家主與他圍碁，贏了他些銀兩，兼有些古董。那廝氣忿不過，不知何處尋了一個遊方道人，棋高無敵。桑皮舫領了來，與家主對弈數局，不分勝負。次日來接家主到他家飲酒，酒醉之後，又與那道人圍碁相賭，家主一夜就輸卻數百餘金，這也罷了。誰想醉後興狂競氣，桑皮舫出一妾，家主也出一妾，寫定文契，勝者得人。兩下忿氣相持，家主依然輸了。那廝款住家主，不放回家，僱轎來詐說家主中風，接勝金姐快去伏侍。主母驚慌，欲待自往，無人看管家財，忙著勝金姐上轎去看。只見那廝家內喧哄說道：『你家人主人賭棋立約，將你輸與我衙內了。』不由分說，將勝金姐推入內室。這正是：

酒醉打殺人，醒來悔不得。

白白地將一位美妾送與人了。家主無奈，吞聲忍氣，含淚而回。欲要告理，叵耐那廝財勢滔天，又是賭輸的，明明寫開了，不敢和他爭執。欲待罷了，心中不捨。況勝金姐不服那廝使喚，幾次懸梁自刎，被人知覺救醒。那人惱恨，將他幽囚別室。鄰人傳說與家主知道，家主心如刀割，告訴人也無益，因此悲傷不樂。」杜伏威聽罷，拍手笑道：「三叔何不早與我說？恁地小小事情，有何難處！管取人財兩得。」來福驚道：「大叔果能如此麼？」杜伏威道：「謊你作甚？看我替三叔出氣。」

兩個一面說，一面走。探望已畢，依舊回家。進得前廳，來福飛也似奔入內室。杜應元夫妻二人，坐在房中納悶，見來福喘吁吁地走來，齊問道：「你伏侍大叔各家探望，俱得見麼？」來福道：「俱見了。小人路上閑話，將爺博奕的事告訴大叔，大叔笑道：『三叔怎不早言？這等小事，何必耽憂，管教人財兩得。』故小人急來稟知。」杜應元怒道：「這多嘴奴才，又來生事！」孔氏道：「我看伏威姪兒，相貌非凡，既然口出大言，或者有些技能，也未可知，不如請他來商議。」

杜應元點頭，即叫來福請杜伏威入房裏坐定，媽媽將前事又說一遍。伏威笑道：「請叔父孀娘開懷，不必憂煩。姪幾略施小技，管取破鏡重圓，落花再續。」杜應元道：「賢姪有何妙技？說了好教愚叔放心。」伏威道：「若說別的技术，小姪不敢自負，若說圍碁二字，頗有些精妙入神的著數。依小姪愚見，只須如此如此。」杜應元夫妻心下雖是歡喜，還有些半信半疑。孔氏取過棋枰，令叔姪暫試一局看。二人對弈，杜應元輸了，直饒至六子。杜應元大悅，當日就寫下兩個東帖，著家僮往桑衙接桑皮舫及道人二人次日小酌。桑皮舫接了帖子，和道人商議道：「這杜老兒殺得心膽皆寒，不敢出頭，怎地今日又來請我們酌酒？」道人道：「有甚事故！這老頭兒今日必擺布得些財物，又思復帳了。貧道和公子再去贏他些錢鈔，教這老兒夢中也怕。」桑皮舫拍著手笑道：「師父說得妙！」摩拳擦掌，巴不得天晚。

次日辰牌時分，杜應元一面著人去桑衙邀請，一面叔姪二人在廳上計議打點。少頃，報桑皮舫和道人到了，接入廳上，禮畢。桑皮舫見側首坐著杜伏威，生得人材魁偉，相貌威嚴，心裏暗想道：「三老官何處請這個人來，莫非也會手談的？」開口問道：「這位是何人？」杜應元道：「是舍姪杜伏威，在外日久，近日纔回。」道人接口道：「好一位令姪，大有福相。」說話間，酒席完備，四人傳杯弄盞，行令歡飲。到下午，家僮撤席，另換酒餚，並不提起勝金姐。桑皮舫乘著酒興道：「老丈還肯見教一局麼？」杜應元道：「敗軍之將，不敢言勇。心下也欲請教一局，奈何囊中空乏，不敢罵陣。」桑皮舫道：「老丈太謙了，賭一東何如？」杜應元道：「這卻使得。」桑皮舫道：「如負一子，出銀二錢，以為次日東道之費。」杜應元道：「二數太多。」道人道：「輸一著，罰銀一錢罷了。」二人首肯，擺下棋枰對局。杜應元連輸二盤，共少四著半，兩人大笑而罷，重赴酒席。將及更餘，道人起身謝別。桑皮舫道：「酒興雖盡，棋興正濃，誰敢與我再對一局麼？」杜應元推辭道：「老朽年邁神衰，目力不足，對局必輸。若公子不棄，待舍姪請教何如？」桑皮舫道：「更好，正要領教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小子無能，公子相讓幾子方好。」道人道：「且對一局，便見優劣。」二人分開黑白，擺下棋枰。但見：

沿邊而下謂之立，不連而人謂之榦，粘連勿斷謂之行，以我攔彼謂之約，遠粘不斷謂之飛，斜行粘活謂之尖，連而不斷謂之粘，斜侵拂彼謂之綽，連子直入謂之衝，隔路相對謂之關，可斷先視謂之覷，死而結局謂之殺，虎口先斷謂之筭，相當抵住謂之頂，離而為二謂之斷，以子按頭謂之捺，以子擊節謂之打，隔子俱敵謂之蹀，閉之不出謂之門，深入破眼謂之點，傍通其子謂之透，逐殺不止謂之征，先投虎口謂之拋，後應打子謂之劫，先截後所謂之劈，聚子點眼謂之聚，促彼急救謂之援，連子直破謂之刺，逼拶不歇謂之盤，兩子夾一謂之夾，玲瓏不漏謂之松。兩圍不死謂之持。詩曰：

棋雖小數與兵通，勝手何須用詐攻。
神識預周應莫敵，先人一著妙無窮。

道人用心窺視，杜伏威棋子甚是神捷，不動心思，隨手而下，自然合機成局。桑皮勛輸了一盤，心下不忿，佯笑道：「愚生酒後神昏，沉閑談甚無趣味，杜兄須賭些甚麼，纔有意興。」杜伏威道：「任公子尊意若何。」桑皮勛道：「少賭些罷，□兩一局，勝者得采。」杜伏威應允，二人復整棋局，對壘間，杜伏威又勝了。道人勸公子道：「夜已深沉，請公子回行，明日再來頑耍。」桑皮勛紅著兩頰道：「有這等事。怎地就回去了？務要取勝方歸。這兩局是我屈輸了，皆因錢少，故此不能動棋興，須多出些采頭纔妙。」杜應元取出一百兩白銀，放在桌上，對桑皮勛道：「日前小妾送在公子處，聞得人說，拗劣不從。老朽將此銀子，著舍姪與公子相賭。舍姪勝，乞還小妾；公子勝，袖銀回府。何如？」桑皮勛大喜道：「老丈慷慨知趣。」對道人道：「師父，你看這一回畢竟是我贏了。」道人袖手不言。當下桌上點著四枝大燭，照得明亮。桑皮勛張口咬指，千思萬算，右手兩指拈著棋子，卻似發傷寒病一般，不住的搖頭。杜伏威談笑自若，信手而下，殺得桑皮勛棋子四分五裂，應接不及。桑皮勛又輸一局，大叫一聲罷了，推枰拍案而起，默笑道：「明早送還尊寵。」拽步往外就走。

杜伏威扯住道：「公子慢行，乞留文約，明早可以抬人，不然何所憑據？」桑皮勛道：「咫尺之間，何須文券，明早抬人便了。」杜伏威道：「這話難講。久聞公子作事，不甚瀟亮，明日倘不還人，如之奈何？這正是當面錯過了。」桑皮勛大怒，罵道：「那裏來這野畜生，不知上下，恁般可惡！不看老杜分上，送你到縣官去重加究治！」杜伏威激起性來，將桑皮勛劈胸扭住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狗男女臭強盜鳥娘養的潑皮！賭錢須要明白，只許你騙人，怎地就要送我？莫說別的，便要砍你這顆驢頭，有何難處！先奉承你一頓拳頭。」提起右拳，正待要打，杜應元一把扯住道：「姪兒不得無理。」道人也勸道：「分明是公子的不是，為何就出言傷人？杜君亦不可如此粗鹵，要全令叔體面。」杜伏威方纔放手。桑皮勛賭氣不肯寫券，定要回去，杜伏威決不肯放，兩下爭競不開。有詩為證：

勢豪倚勢欺人，伏威忿氣不服。

凡棋那比仙棋，落局難收騙局。

看看五鼓雞鳴，道人道：「公子與杜兄吵鬧，終無了期，貧道為二公和解。公子耐心暫坐，貧道和管家先去，著人送杜老丈尊寵過來，然後公子回府，還是如何？」杜伏威道：「師父見教得是。若如此，萬事皆休。」道人辭別而去，不移時，一乘轎子，送勝金姐回來。杜應元不勝歡喜，喚媽媽領進去了。桑皮勛見了，氣得目瞪口呆。杜應元道：「公子今番可請回府罷。」桑皮勛也不做聲，大踏步走出門外，指著杜應元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兩個賊胚死囚！不要忙，定弄得你家破人亡，纔見手段！」一頭罵，一頭走。杜伏威又欲趕去，杜應元攔門阻住，各自散了。

桑皮勛怒氣填胸，回家對道人說：「此忿何能消得！」道人笑道：「公子，你好度量淺狹！勝敗得失，此乃常情。比如公子勝時，杜公不動聲色。今日之失，乃是還他故物，又不傷公子己財，何必如此忿激？」桑皮勛道：「錢財如糞土，便輸了千萬，也不動心；只叵耐杜老兒的那個狗男女甚為可惡，必須結果了這廝性命，方消此恨！」道人勸道：「公子不須發怒，自古說：相罵無好名。公子暫時寧耐，待他那姪兒去了，再騙這杜老子耍他一耍，消這口氣未遲。」桑皮勛見道人婉轉相勸，把一腔子氣，早消了幾分。但是面無喜色，心下悶悶不悅。喫罷早膳，和道人往街坊上閑行散悶，信步走到一個去處，卻是錦營花陣，風月之叢，喚做留情巷。這都是行院人家居住，共有五七□名美妓。桑皮勛東顧西盼，這些娼妓都認得桑公子，俱起身嘶喚桑皮勛，一路談笑取樂。正走之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桑相公好快活，喫了茶去。」桑皮勛回頭看時，是一個幫閑相識，怎生模樣？

淡白暈兜臉，焦黃屈曲鬚，一鉤鷹嘴鼻，兩道殺人眉。赤眼睛如火，甜言口似飴，笑談藏劍戟，評論帶黃雌。蛾伏妝人狀，狐行假虎威。託私誇嘴直，趨勢過謙虛。遇富腰先折，逢貧面向西。揮毫多白字，嫁禍有玄機。屈膝求門皂，陪錢結吏胥。見財渾負義，矯是每云非。性點精詞訟，鬻堅耐杖笞。吮癰何足異，嘗糞不為奇。呵盡豪門卵，名呼開眼龜。

原來這人姓管，名賢士，本巷居住。祖上原是仕宦出身，不知怎地幹了壞天理的事，生下管賢士的父親，名喚管窺，自小嫖賭，喪了家業，因而做些穿竊的勾當。渾家閻氏，又與外人通姦，醜聲播揚。這管賢士卻是姦生子，俗語稱為雜種。後來這管窺做出事來，經官發配邊地，不知屍首落在何處。閻氏卻隨了本地一個棍徒栗盡度日。這管賢士隨娘改嫁，跟著栗盡學些拳棒，習寫詞狀，專一幫閑教唆，挑哄人興詞告狀，他卻夾在中間指東說西，添言送語，假公營私，倚官托勢，隨風倒舵，賺騙錢財。唱得幾句清曲，曉得幾著棋局，憑著利口便舌，隨機應變。凡是公子貴客，喜他一味的奉承不過，少他不得。城裏城外，遍處有人識得他，故人取他一個綽號，叫做「管呵呷」。又因晚爺姓栗，別號「栗刻呵」。年至三旬之外，娶得一個妻室，復姓上官氏。此婦父親名喚仕成，原在本郡衙門前居住，專靠做歇家糊口，最是奸狡險惡，剗人腦髓。凡是結訟的士客鄉民，在他家裏寄居，無一個不破家蕩產。這女人貌雖窈窕，性極淫悍。因管呵呷和幾個舊相處小官來往，每每夫妻爭鬧。管賢士不聽妻言，上官氏尋思：夫既拐得小官，偏我相處不得朋友？即和隔壁富商黃草包通姦，管賢士禁止不得，只索做了開眼龜。這正是祖宗不積，所以男盜女娼。鄰居少年，見他夫妻每日爭風廝鬧，戲編曲兒四隻以譏之，曲名桂枝香。

代上官氏罵夫：

愛你龐兒俊俏，怪你心兒奸狡。不念我結髮深恩，反道那無端惡累。心旌自搖，心旌自搖，慢罵你薄情輕佻，耽誤奴青春年少。暗魂銷，幾番枕冷衾寒夜，縮腳孤眠獨自熬。

代管呵呷答妻：

雖憐你腔兒窈窕，可惜你性兒粗糙。嘴喳喳一味研酸，怎當我心兒不好。更紛紛草茅，紛紛草茅，這些關竅有何風調？那通宵，恁般空闊深如海，爭似陸地行舟去使篙。

上官氏又罵夫：

深情厚貌，心同虎豹，只圖那少艾風流，全不顧傍人嘲諷。淚珠兒暗拋，淚珠暗拋，拚得個今生罷了，兩分張各尋耀耀。小兒曹，木墀花戴光頭上，受這醜賤，惹這樣騷！

管呵呷又答妻：

心雄氣暴，終朝聒噪，大丈夫四海襟懷，豈屑與裙衩爭鬧。羨當今宋朝，當今宋朝，願與他死生傾倒，難回你別諧歡笑。謾推敲，任子延納三千客，讓你黃家一草包。

這管賢士原與桑皮勛會酒頑耍過的，當日在留情巷裏偶自遇著，桑皮勛應聲笑道：「小管，許久不見。」管賢士道：「一向窮忙，久失親近。大相公是個福神，一向灑落麼？」桑皮勛道：「惶恐，近來受了一場醜賤臭氣，心下□分不樂，因此到這裏消遣一回。」管賢士聳著兩肩，戲著臉道：「相公是天地間第一個有財有福的快活人，有甚煩惱處，終不然有那一個不怕死的來衝撞相公。」

桑皮勛嘆口氣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說將來氣殺人！」管賢士道：「相公有甚閑氣，和小人說知，這怒氣登時便消了。」即款桑皮勛道：「到家裏坐下，慌忙叫上官氏出來見了。茶罷，管賢士又道：「大相公委實有甚煩惱，見教何妨？」桑皮勛道：「敝鄰有一個姓杜的老兒，是個誠實君子，每和學生博奕賭賽，互相勝負。雖然輸一些，不過排遣取樂而已。日前來了這位遊方師父，圍碁甚高。承師父指點幾個局勢，說數著玄機，學生比前頓然悟徹，和那杜公賭賽，勝了他數百金。又虧師父親自與他對局，贏得他一個美妾，且是有趣了。」

管呵呷將扇子在桌上敲一下，插嘴道：「妙妙妙！後來卻怎麼？」桑皮勛道：「不期杜公那裏尋一個甚麼姪兒來，素不會面，又是別處聲音。這杜公請我與師父酌酒，酒間後不覺棋興勃然，和老杜又對弈起來，且喜又勝了幾局。」管呵呷嘖嘖搖頭稱羨道：「大相公醉後還如此勝他，好棋，好棋！」桑皮勛道：「咦，好棋！咳，不想那姪兒接上，和我相持，我費盡神思，他卻並不在意，就如風捲殘雲，一連數局，殺得我舉手無措，連銀子與那嬌滴滴美人兒，俱贏去了。」管呵呷跌腳道：「呵呀，可惜，可惜！」

銀子倒是小事，這美妾把他復了轉去。真是氣殺！相公擺布他纔是。」桑皮勛道：「妾與銀子輸去，這也罷了。我說黑夜之際，難以抬人，明早送還尊妾。老杜到也肯了，叵耐那姪兒野蠻，反說我放刁說謊，出言不遜。我不曾罵得幾句，反被他結扭一場，捏起拳頭，只待要打。你曉得我平日也有幾分手段的，不知怎地被他結扭，竟自掙扎不得。若不是老杜和這師父苦功，一頓拳頭奉承在我身上了。只得連夜還人，方纔放回衙。你說世間有這樣異事麼？今早我定要擺布他，師父再三相勸，我心下尚是忿他不過。」

管賢士睜著兩眼喊叫道：「有這樣異事？反了，反了，世間都沒王法了！王孫公子被人毆辱，下一等的不要做人了？這位師父好沒主意，見公子被小人所辱，不出力相助，反來勸阻。若是小可在時，路見不平，任他甚麼好漢，也要和他跌三交，豈肯吞聲忍氣，受小人之恥辱，被人笑話！」桑皮勛被管呵呷數句言語聳動，大怒道：「管兄說得最是！轉思再想，越發可惱，還是怎地斷送他纔好？」道人道：「貧道雲遊四海，見識頗多，凡事忍耐些好。聖人云：若以責人之心責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方是君子。譬如公子與管兄相賭，公子勝了，焉肯空手而回？自古賭錢不隔宿，當下放了公子回府，次日討人，公子不肯還時，奈何！杜子取約，也是正理。貧道看那個姪兒，不是善良君子，所以勸公子將就罷了。」

管賢士笑道：「師父勸桑相公的言語，都是橘皮湯果子藥太平活兒。但不知讓人容易，下次公子難做事了。若說那廝是個本分老成的人，倒不必和他計較；既是個驕薄子弟，決不可輕放了他！天下英雄好漢，小可眼裏不知見了多少，只怕大相公或忍得耐得。若依小可主意，只消我筆尖兒一動，管教他立刻遭殃。」這喚做：

掄刀不見鐵，殺人不見血。棒打不見疼，傷寒不發熱。毒口不見蛇，螫尾不見蠍。苦痛不聞聲，分離不見別。世上若無此等人，官府衙門不用設。

桑皮勛跳起身來喊道：「這方是說話！師父是個出家人，都說的是好看話兒。我桑相公就恁地包羞忍恥，被小人所辱罷了？」

管賢士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出家人圖個安閑自在，我俗門中要替父母爭一口氣。自古道：人爭一口氣，佛爭一爐香。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大相公自己要張主，若用我小管時，上天入地，亦所不辭！」桑皮勛大喜道：「今日聽了管見數句良言，使我心中煩惱，頓然消了一半。」道人見這光景，心下暗想：「這桑皮勛額角上現了黑氣，眼見得撞入太歲網裏，正是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」立起身來辭道：「小道有些薄事，暫且告別，晚上再會。」

管呵呷巴不得道人去了，便道：「師父有事，不敢相留。」送出門去，回身分付渾家陪桑相公暫坐，自卻去買些酒饌相待。三人一面喫酒，一面計較。桑皮勛道：「無辜相抗，甚是不當。但擺布得那廝，方見盛情。」婦人道：「無物相待，公子休怪。」管賢士道：「這般小事，何須費心。相公寫狀，要把令尊老爺出名，先去府中呈告，說有虎棍積賭杜某叔姪二人，專一妝局騙人，開場肆惡。有另某人素習儒業，禍遭惡某網羅，到家局賭誣銀五百餘兩。某不忿，令男理取，反遭惡黨毒打垂危，乞天剪惡維風。上告這一狀准來，不怕那廝不破家蕩產。」桑皮勛低頭將狀語想了一遍道：「承見教，詞語甚佳。但家君見了賭字，不惟不肯出狀，兀有一番煩惱。這事掣肘，如何行得？」

管呵呷道：「相公多少伶俐，這用術之處，卻不省得！比如今日未告之先，令尊老爺知道，必然阻擋，或加責罵，亦未可知。待我小管替相公在本府先告准了，然後稟知老爺，那時令尊自然承認。誰肯把嫡親兒子去喫官司？還有無窮巧妙，不必細說。臨期自見。事妥之後，只要公子將小管做一個人看覷，便教小管喫屎，也是甘心的。」桑皮勛笑道：「說那裏話！事畢之後，自當重謝。但不知幾時可以遞狀？」管賢士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就是明日。一應事務，都在我小管身上，不須掛念，相公打點見官就是。」桑皮勛道：「千萬在心，不可有誤。」管賢士道：「這是我自家的事，不消分付。」二人再飲幾杯，管賢士托故先出門去了。桑皮勛當晚就與他渾家宿歇。有詩為證：

孚室猶然訓惕中，涉川何事修謀工？

須知怨小宜容忍，莫使青萍染落紅。

次早，桑公子自回衙裏去。

這管賢士在鄰妓家光了一餐早飯，悄悄地闖入杜應元廳上來，叫一聲：「杜老先生在麼？」杜應元正在家內閑坐，忽聽得有人叫喚，躡出來看，乃是管呵呷。二人聲喏坐定，杜應元問道：「管兄早來，有何見諭？」管賢士道：「小姪昨聞老丈惹出一樁天字第一號是非，特來通知，及早可以解釋。」杜應元笑道：「老拙一生守分，兄所素知，有甚是非相涉？」管賢士道：「這樁事不成則已，若成利害不小！」杜應元問：「何事？」管賢士道：「昨與桑公子會酒，公子說與兀誰賭博，輸卻五七百兩銀子。他父親知道，寫了一紙狀子，朱語是局賠殺命事，要去本府告理，恐字眼有不到之處，特差人接小姪去商議斟酌，卻原來是告老丈和令姪的。小子思量，都是鄰比之間，怎下得這樣毒手？若構訟時，老丈畢竟要受些折挫，故小姪特來暗通消息，及早裁處方好。」

杜應元道：「圍碁相賭，無非東道相聚而已。後來老朽因酒後輸卻一妾，幸舍姪旋璧。桑公子有甚銀兩輸與我處？縱使告來，他也要捨著自己對我。」管賢士道：「小子亦知老支忠厚，未嘗與人爭競。但不知當今世態惡薄，只以勢利為先。俗言說：貧莫與富爭，富莫與官鬥。倘對理之際，官官相護，偏聽一面人情，老丈豈不受辱？正是識時務者，呼為俊傑。還須小心陪禮，省了一場大禍。古人道得好：學喫虧，多忍辱。小姪亂言，無非為鄰比間情分，任憑尊意。」杜應元心裏暗想：這廝也說得是。就問道：「承足下厚情見教，但不知怎生小心陪禮？」管賢士道：「這有何難！只要老叔費幾貫閑錢，辦一個齊整東道，請桑公子一酌，以外還須一二□兩色銀使用，這是非登時散了。管教一座冰山，化作半山雪水。」杜應元道：「東道是容易的，一二□兩銀子，卻在那處使費？」管賢士道：「老丈雖然齒德俱尊，不知世情活法。目今桑公子相處的朋友，都是一班遊手好閑幫訟教唆的豪傑。跟隨出入的，都是一夥貪嘴圖利狐假虎威的悍僕。假如桑公子肯息訟，這一些人唆唆哄哄，畢竟又生起枝節葉來。故此要這些銀兩撮化與這夥人，方得平風靜浪，終不然小姪敢誤老丈大事？」杜應元謝道：「深感盛雅，待舍姪回來商議，踵門請教。」管賢士道：「晚上即求示下，大抵還是收拾的好，小姪就此告別。」杜應元相送出門，管賢士又回頭道：「請早自裁度，免貽後悔。」杜應元點頭領諾。

少頃，杜伏威回來，杜應元將管河畔的言語說了一遍。杜伏威仰天大笑，正是：

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畢竟杜伏威怎的回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